

冰河洗剑录

(中)

梁羽生

冰河洗剑录

(中 册)

梁羽生 著

华夏出版社

1980年·北京

目 次 (中)

- 第十九回 幽谷寒鸦添客恨
雪泥鸿爪惹人思.....(359)
- 第二十回 望门投止惊奇变
月现云开识诡谋.....(376)
- 第二十一回 忽闻情海生波浪
又见伊人送药来.....(396)
- 第二十二回 烛影摇红腾杀气
刀光如雪闹华堂.....(420)
- 第二十三回 痴情未吐身先死
孽债难偿烛已灰.....(435)
- 第二十四回 痛失爱儿拼老命
惊看情侣斗亲娘.....(459)
- 第二十五回 玉女有心随侠士
少年仗义斥奸邪.....(476)
- 第二十六回 圣寺竟容宵小辈
高僧无语对良朋.....(495)
- 第二十七回 迷途大漠遭奇险
识路神偷遇故人.....(508)
- 第二十八回 又见穷边腾剑气
忽闻域外起风雷.....(531)
- 第二十九回 法王复位奸谋破
小侠遭殃魔女来.....(556)
- 第三十回 不意桃源逢玉女
谁知王子是奸徒.....(574)
- 第卅一回 神功凭籍天心石
秘密深藏一纸书.....(594)

- 第卅二回 善恶易分须抉择.....(617)
友仇难辨最彷徨
- 第卅三回 练得神功除大敌.....(635)
喜闻义士护孤儿
- 第卅四回 惆怅冷宫窥隐秘.....(658)
凄凉禁苑话前因
- 第卅五回 弟兄相见不相识.....(678)
恩怨纠缠尚未明
- 第卅六回 骨肉团圆悲化喜.....(692)
爱情交集梦如烟

第十九回 幽谷寒鸦添客恨 雪泥鸿爪惹人思

华天风此言一出，欧阳仲和也不禁吓了一跳，试一运气，只觉肋骨隐隐作痛，不禁大怒道：“华天风，你好不要脸，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手脚？”

华天风冷笑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是以君子之道对待君子，以小人之道对待小人，你别以为我受了重伤，讲到点隐穴的功夫，也许我还比你那婆娘稍胜少许。你若还想活命的话，叫你的婆娘先说出来！”原来华天风在临放人的时候，在欧阳仲和背上那一拍，已是封了他肝脏的三处隐穴。

欧阳二娘道：“为什么要我先说出来？”华天风道：“你奸诈百出，我信不过你。这宗交易，你做不做，随你的便。你也知道我稍通医术，我纵不能解穴，我女儿最少不会送命，嘿，嘿！你的丈夫嘛，那可难说了！”

欧阳仲和被他一吓，只觉肋骨痛得越发厉害，连忙催他的妻子道：“快说！”欧阳二娘只得先说道：“我是点了她肺腑的明夷穴。”

华天风道：“江贤侄，你还能运用一指禅功吗？”江海右手的中指肿痛不堪，苦着脸道：“我左手还能运用，只是恐怕最多只能使得出原来的五成功力了。”华天风道：“有五成功力，已足够了，你帮忙我替她解穴，在她肋下肋骨的第三节将内力输送进去。”原来华天风此时已是精疲力竭，

无法再运用内功解穴了。

江海天大是踌躇，原来用这个办法解穴，非但要触及她的身体，还要贴着她的肌肤，但救人要紧，只得厚着面皮上去，轻轻拉开华云碧的外衣，将左手的中指按在她肋下的第三节肋骨上，肌肤相接，气息相闻，两人都禁不住面红过耳。

过了片刻，华云碧喉头“咯咯”作响，吐出了一口瘀血，华云碧花容失色，江海天说道：“这是应有之象，你不必惊慌！”将手指移开，华天风点点头道：“对，江贤侄，你很在行！”华云碧整好衣衫，一时羞愧，说不出话来。

华天风跟着也把他所点的那三处隐穴告诉了欧阳二娘，欧阳二娘依法解穴，果然欧阳仲和也吐出一口瘀血，随后，欧阳二娘就扶着丈夫走了。

江海天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还未见过如此阴毒的妇人，果然是比那阴老太婆还更狠辣。”

华天风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碧儿，我叫你不好出来，你怎么不听我的话？”华云碧道：“不是我不听你的话，只因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只见华天风已似风中之烛，摇摇欲坠！

华云碧惊道：“爹，你怎么啦？”华天风道：“没、没什么，你、你快扶我回去！”话虽如此，但见他脸上的黑气已越来越浓，一颗颗黄豆般粗大的汗珠从额上滴下来，华云碧替他揩汗，汗水竟是热得烫手，华云碧心头鹿撞，忐忑不安，有话也不敢再说下去。

江海天安慰她道：“姑娘放心，令尊医术通神，谅无大碍！”华云碧面色惨白，紧紧咬着嘴唇，摇了摇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原来华云碧家学渊源，颇通医理，知道她父亲正在

运功抗毒，而看这情景，毒已深入脏腑，内功多好，也决不能将毒完全蒸发出来。心里想道：“要是没有刚才那件意外的事情发生还好，现在，哎……”她不敢再想下去了。

江海天见她如此神情，也着了慌，急急忙忙和她扶华天风回去。但奇怪得很，将近石洞，华云碧的脚步却反而慢了下来，神色也越发显得不安，竟似是做了什么亏心之事似的，江海天不敢问她，但已隐隐感到了不祥之兆。

终于回到了他们住宿的那个石洞，这时已是黎明时分。华天风好在预先服了一颗小还丹，现在运了一会气功，药力展开，脸色略见好转，他一跨进洞口，便张开了眼睛，吁了口气，笑道：“不用怕了，哈哈，蒲卢虎，你枉称毒手天尊，也未必奈何得我华山医隐，碧儿，快将我的药囊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笑容忽敛，话声也突然中断！

江海天一进洞门，已觉得情形不对，里面的东西七零八乱；而华天风则因受伤之后，目力不佳，从亮处走进暗处，现才方始察觉。

华天风呆了片刻，失声叫道：“是谁来过了，我的药囊呢？”华云碧颤声说道：“爹，女儿罪该万死，药囊给人抢去了！”华天风道：“是谁抢去的？”华云碧道：“是那妖女抢去的，女儿刺伤了她，却未能将她拦住！”她说话的时候，不敢望她的父亲，却望着江海天，江海天心头一震，连忙问道：“这妖女到底是谁？”华云碧咬着牙根说道：“就是你的好朋友欧阳婉！”

这霎那间，江海天像是受雷击一般，浑身战抖，呆了片刻，颤声说道：“当真是她？”华云碧道：“难道我还会捏造不成，我眼睛未瞎，看得清清楚楚！”她既是羞惭，又是

生气，对她的父亲羞惭，对江海天生气。心里想道：“你吃了她的大亏，如今她又来害我的父亲，你竟然仍护着她！”

江海天难过之极，心里只是想道：“当真是欧阳婉么？当真是欧阳婉么？”但这个问题，华云碧早已答复他了，她是说得那样分明，不容他不相信。

涉足江湖这个多月来，江海天已碰过许多意外，而且好几次都是与欧阳婉有关，但却以这一次最令他震惊！这霎那间，往事一幕幕的翻过心头，他心里想道：“欧阳婉倘若真的这么坏，她那次本来可以把我害死的，却为何反而给我解药？为何要痛哭流涕的忏悔？难道这种种都是做作？我今晚跌进网中，莫非也当真是她安排的陷阱？她后来对她父亲的哭喊，难道也只仅仅是做给我看的？唉，想不到她竟是与她母亲一样，是个心肠恶毒到难以想像的女人！”

江海天突然转过了身，华天风道：“贤侄，你要去哪儿？”江海天道：“我要将药囊追回来，将那妖女……”他本想说句狠话，但却说不出来。

华天风道：“她们处心积虑来暗算我，怎能让你找得到她？再说，她们夫妻母女三人，你追上了也是孤掌难鸣，快回来吧，我有话说！”

江海天道：“华老前辈，我心里难过得很，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！”华天风笑道：“这与你何干？你今晚已经救了我了。要怪只能怪我自己，未曾将药囊带在身边，也未曾将它藏好。”他哪知道江海天复杂的心情，虽是欧阳婉做的事情，他却深深感到内疚。

华云碧这时才缓过气来，问道：“医书和珍贵的药品你都没带么？”华天风道：“医书我是不离身的，小还丹我也

放在身上了。嗯，你不必这么着急，这几天内，我不会撇开你的！”江海天神智未清，对这话的意思还弄不清楚，还在庆幸，华云碧却已听出话中有话，不由得失声叫道：“爹，有了小还丹，仍然难以治好么？”因为华天风话中之意，无异说他只能再活几天。

华天风道：“死生由命，我是想活下去的。但也总得防备意外，所以我要趁这时候，和你们说几句话。碧儿，这是我的医书和流云剑谱，你要用功钻研。蒲卢虎已受了我的掌力所伤，只怕比我伤得更重，纵使不死也无能作恶了。欧阳仲和得了我的小还丹可以不死，但这番折磨也够他受了。所以倘若我有三长两短，你不必为我报仇！我要你省医学剑是为了救人济世，不是为了报仇。我自愧空有一身武功医术，却为了避仇之故，藏在深山，很少用过这两种本领助人，所以望你比我做得更好。你明白么？嗯，你不要哭，你明白了就好！”他说得非常平静，简直不像交待后事，而是教他女儿怎样做人。

华云碧泪如雨下，抱着父亲哑声哭道：“爹，你，你，你不能抛开我呀！”华天风轻抚她的头发，柔声说道：“我也不想离开你，可是现在已不能由我作主了。孩子，你起来，听我的安排。江贤侄，你，你也请过来。”

江海天走到他的身边，只见他脸上露出笑容，说道：“我有件事情要拜托你，你答应么？”江海天道：“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老伯只顾吩咐！”华天风道：“我恐怕不能陪你到金鹰宫赴会了，你愿意替我照顾云碧么？”

华天风这话，实在即是以女儿的终身相托，可是江海天却听不懂这个意思，他满怀激动，不假思索的便说道：“老

伯，这是哪里话来，老伯对我这样好，我怎能不尽心照顾云碧。老伯，要是你不嫌弃的话，我，我想……”华天风双眼一张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想怎么，说吧！”江海天道：“我想认你作义父，从今之后，我和云碧，就似姐弟一般！”华天风喘气说道：“哦，是这样吗？”忽地闭上眼睛，向后便倒，原来他早已心力交疲，只想等待江海天一句说话，可是江海天所说的，却并不是他所希望的说话，他一口真气走歪，便支持不住了。

这霎那间，华云碧惊得呆了。还未哭得出来，忽见江海天扑上前去，一把抱着华天风，左手拇指顶着他脊椎的“天柱穴”，蓦然张口对着肩头便咬！

华云碧叫道：“你，你干什么？”但她到底是个颇通医理的人，立即省悟，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，叫道：“海哥，你，你怎好这样？这不连累了你么？”

原来江海天正以内功将华天风体内的毒血挤到肩头，替他吮毒，华云碧上去阻住他，却给他用护体神功弹了开去，过了半晌，只见江海天张口吐出一大滩黑色的血液，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不会中毒的，我还有碧灵丹。”他带笑说话，可是他的舌头亦已经麻木，说话也不清楚了。

原来江海天虽然不懂医术，但却从师父那儿听过这种急救的法子，他跟师父所练的内功与众不同，只要身上没有伤口，一吮即将毒血吐出，便不至于有性命之忧。当然，若是事后不能适当调治，仍然还会蒙受伤害，所以他在吮了毒血之后，便要口含用天山雪莲所炮制的碧灵丹来消除口腔中的秽毒。金世遗曾送给他父亲江南三颗碧灵丹，江南离家之时，带走了一颗，留一颗在家中给他岳母以备不时之需，最

后一颗则交给了儿子，叮嘱他非到救命之时，不可轻用。但现在，他不为救自己的命，而是为了救华天风的性命用上了。

过了一会，华天风悠悠醒转，见江海天嘴边的血渍，愣了一愣，叹口气道：“贤侄，你这是何苦呢？老夫已活了这一大把年纪，即死亦无足惜，你何必耗损功力，令我苟延残喘。”

原来华天风经他吮毒之后，性命虽然暂可无忧，但因失了药囊所贮备的药品，只仗小还丹之力，仍然无法清除脏腑中的余毒，而且在这荒山石窟，诸物欠缺，又非适宜于养病之地，他自忖纵能多活些时，也不过拖延时日而已，因此仍然是一片悲凉失望的情绪。

江海天忽地郑重说道：“老伯，你这话不对！”华天风怔了一怔道：“怎么不对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你刚才不是叹息空有一身武功医术，却未曾怎样用来济世救人吗？碧姐虽然得你所传，但要学到你如今这股本领，最少还得许多年，你可以活为什么不活下去？你能够做而又应该做的事，为什么要摆在女儿肩上？还不是推卸做人的责任吗？”

华天风给他说得呆了，华云碧柔声说道：“爹，你教女儿医术的时候说过，只要病人还有一线希望，就要想法医好他，做医生的切不可畏难缩手，那么你为什么不想法子医好自己？”

华天风呆了片刻，两颗泪珠从眼角流了下来，但忧郁的神色已是一扫而空，笑着说道：“你们都这么说，那可迫得我非动动脑筋，想想办法不可了。要不然也辜负了江贤侄的

一番好意。”他眼光一瞥，见江海天的手指仍然红肿，又笑着道：“碧儿，针穴放血之法你是学过的了，你就替海天治一治吧。”说罢闭了双目，如有所思。

华云碧道：“到这边来，让爹爹静静用神。”她握着海天红肿的中指，满脸又是感激又是怜惜的神情，江海天红了脸又不敢催她快治，半晌之后，华云碧悄声说道：“海哥，你对我们这样好，我真不知该怎样报答你？我不懂说话，刚才一时着急，迁怒于你，望你不要见怪。”江海天道：

“本来是我不好，怪不得你。我误交匪人悔已无及。日后要是碰见那个妖女，我一定要替老伯报仇。”华云碧本来是愁容满面的，这时却不禁展眉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当真？只怕你见到她时又舍不得了！”江海天涨红了脸，正待分辩，华云碧已堵着他的嘴道：“我是给你闹着玩的，江湖险恶，人心难测，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，你既识破了那妖女的本来面目，以后小心，这就好了。”江海天耳朵听她说话，脑海里却泛起了欧阳婉的影子，只觉一片茫然，不禁又在想道：“欧阳婉当真是这么坏么？”

华云碧取出一管银针，挑破江海天的中指，将毒血挤了出来，再针刺他手少阳经脉的三处穴道，施术之后，海天只觉一片清凉，痛楚若失，低声说道：“谢谢。”华云碧笑道：“你怎么老是和我客气，这点小事，也要多谢，那么我又该如何谢你呢？喂，你是几时生日？”这话问得甚是突兀，海天怔了一怔，答道：“三月廿一午时。”华云碧道：“我是四月初八生日，这么说，你应该是我的哥哥。”海天和她同是十六岁，这是她早已知道了的。

忽听得华天风轻声咳嗽，海天回头一望，只见他已张

开双眼，目光正向着这边投来，目光中似含喜气，好似解决了什么难题似的。

华云碧走过去道：“爹，我已替海哥治好伤了，你呢？”

华天风笑道：“我的伤可不能在这里治。刚才我偶然想起，这山西面大约百里左右，有个水云乡，乡中有个姓云的人家，你们将我送去，请他收留。我可以托他买药，在那里养伤。待恢复了几分，我再请他们送我回家。”

华云碧道：“那姓云的是什么人？”华天风道：“是个武林世家。据说他们的远祖乃是与张丹枫同时的前朝大侠云重，明亡之后，举家避难，在祁连山下，开辟了这水云乡。现在的庄主名叫云召，家传的大力金刚掌功夫，天下无双。”

华云碧道：“爹，他是你的好朋友么？怎么我从未听你说说过？”华天风道：“我并不认识他。”华云碧迟疑道：“那么咱们请他收留，不嫌冒昧么？”华天风笑道：“江湖义士，肝胆相照，彼此闻名，何须相识？那云召是个可以性命交托的人，无须拘泥俗礼，你们把我送去便是”。

江海天道：“我也曾听师父提起过云召的大名，说他的确是个古道热肠的君子。老伯，你在那里医伤，那是最好不过，我背你去。”华云碧道：“咦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拜我爹爹作义父吗？怎么还是这个称呼？”江海天道：“就不知华老前辈肯不肯要我？”华天风哈哈笑道：“只怕我没有这个福气。”

江海天跪下磕头，叫了一声：“干爹。”华云碧道：“我已问过他的生日了，他比我大半个月。”江海天与她相互一拜，从此也改口以兄妹相称。华天风并非十分满意，却也欢喜。华云碧年纪还小，心无杂念，她只知道很喜欢江海天，

根本未想到爱情，所以认了他作哥哥，便已心满意足。

江海天道：“事不宜迟，碧妹，你赶快收拾行李，咱们现在就走。”

江海天背着病人，不敢快跑，祁连山山势险峻，上山不易，下山更难，走了大半天，才将近出山的谷口。华天风忽道：“有人来了，赶快躲起来。”

附近有一丛茅草，比人还高，江海天将华天风背进茅草丛中，过了一会，果然听得有脚步声远远传来，来得迅速之极，江海天心里暗道：“干爹虽在病中，耳目还是比我灵敏得多。听这步声，这两人的武功竟似不在欧阳仲和与蒲卢虎之下。”

转瞬之间，那两条人影已从茅草旁边掠过，华天风等三人都屏息了呼吸，幸喜没有给他们发现。从背影看来，可以分辨出是一男一女，面目就看不清楚了。只听得那女的说道：“蒲卢虎说那老的已受了伤，谅他们走得不远，却怎的不见踪迹？”那男的道：“老的不见还无所谓，姓江那小子却是非抓着不可！”江海天怒气暗生，但听他们的口气，倒似乎不是蒲卢虎的一党，而是冲着他来的。

远远听得那男子笑道：“穆大姐，你也忒辣手了，蒲卢虎给咱们捎来这样宝贵的消息，你却一刀将他剁了！”那女的也笑道：“他反正已受了重伤，不杀他也活不成了，何必多留活口。”说了这几句话，那两人的背影已经不见，话声也听不到了。

江海天低声骂道：“又是一个狠毒的女人！我与他们冤无仇，不知他们为何要加害于我？”华云碧道：“你就忍着点吧，提防他们回来寻找。”江海天心道：“尚若不是为

了干爹，我倒要和你们见见高下，看你们能否将我抓着？”

华天风伏地听声，忽地说道：“他们两人已走到山谷了，咦，从那边又来了两个人，他们要碰头了。”

话声未了，忽听得那女的厉声喝道：“你们都给我站住，不许动，”江海天吃了一惊，但随即明白，这女人乃是向另外那两个人喝问。

只听得一个少女的声音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们走我们的，与你何干？你是什么东西，胆敢在这里横行霸道。”她们想必都是动了肝火，女子的声音又特别尖锐，所以江海天都听得见。

随即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华天风悄声说道：“这少女身法好快，避过了一掌了。这一掌打中了岩石。”跟着一个少年的声音大喝道：“贼婆娘，你敢打人？”那少女道：“碰到这样的恶人，还和她多说则甚？贼婆娘看掌！”

只听得谷底传来闷雷似的声响，江海天好生诧异，心中想道：“怎的这两个妇道人家，竟然都是用阳刚掌力！”要知女子体质较弱，很少以掌力见长，纵有习掌法的，也多是偏于阴柔一路，所以江海天觉得奇怪。

华天风笑道：“那贼婆娘吃了点亏了，你听得出来么？”江海天道：“不错，那少女只退了三步，而她的对手却退了五步，还似乎撞着了什么物体。”华天风道：“谷底不是石头就是树木，这声音不是撞着木石的声音，想必是那男的扶着她。”

果然听得那男的说道：“你们是谁，快说出来，以免自误。”刚才骂“贼婆娘”的那个少女的声音冷笑道：“我偏不说，看你们能把我怎样？”

那男的道：“你别以为你的武功了得，我还不屑和你打架呢！好吧，你不报姓名也罢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曾否见到这样的三个人：一个长须子的老头，受了伤的，还有一对十六七岁左右的少男少女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”那男的道：“姑娘，你别多管闲事，你只说有没有见着他们，说了，我就放你过去。”

那少女冷笑道：“我瞧你们就不是好人，是不是打伤了那个老头，还想抢人家的闺女。哼，我知道也不会说给你听，让你去害人！”

那男的怒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不瞧你是个黄毛丫头，我就打你嘴巴！”被写作“贼婆娘”的那个女人尖声笑道：“叶公子，你还真会怜香惜玉呀！”

猛听得一个少年的声音喝道：“狗强盗，你敢侮辱我的妹妹，看刀！”这少年的声音还有几分童音，听来年纪最多也不过是十六七岁。但迅即传来的金刃劈风之声，即显得力道雄浑非常，还远在他的妹妹之上。

华天风低声赞道：“好剑法，好刀法！”原来就在那瞬息之间，只听得叮叮铛铛一串连珠密响，江海天心中密数，双方的兵器已在那瞬息之间，接触了七下。

随即听得嚓嚓的刀剑刺击声，呼呼的掌风声，江海天伏地听声的本领未够火候，已分别不出是那一方。华天风凝神细听，过了一会，摇摇头道：“糟糕，是那对年轻的兄妹落了下风了。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少年暴雷似的大喝一声，但接着却是那“贼婆娘”的一声尖叫。跟着是那少年带着惊惶的声音问道：“妹妹，你怎么啦？”

华云碧甚为奇怪，小声问她父亲道：“咦，究竟是谁受了伤了？”华天风道：“两个女的都受了伤了。这少年的妹妹伤得更重，所以连叫也叫不出来。那少年想是因见妹妹受伤才发狠将那贼婆娘打伤的。”

果然听得那男的大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把我穆大姐伤了还想走么？”随即听得“咣”的一声，接着又是闷雷似的一声声响，听得出这两人都是剑掌兼施，要取对方的性命。

华天风道：“这男的厉害非常，那少年不是他的对手！”就在这时，忽听得那“贼婆娘”大声呻吟，似乎说了一句什么话，却听不清楚。

那男的道：“来啦，来啦！”随即听得“蓬、蓬”两声，那男的喝道：“好小子，让你多活两天，快与你妹妹回家等死吧！”

过了一会，只听得匆匆忙忙奔跑的脚步声，江海天道：“那对兄妹已经跑了。”再过一会，那“贼婆娘”的呻吟声也渐去渐远，华天风道：“这姓叶的贼人也背了他的那个穆大姐走啦！”

江海天道：“那贼婆娘死了也不是惜，这对兄妹却是好人。华老前辈，听那姓叶的恶贼口气，这对兄妹似乎只有几天可活，可是真的么？”

华天风忽道：“贤侄，你师父除了你之外，还有没有另外收过徒弟？”江海天甚为奇怪道：“没有呀！干爹，你为什么问这个？”

华天风道：“那姓叶的恶贼看他年纪不大，但掌力却是刚柔兼备，发出的声音也甚为怪异，我怀疑这是乔北溟武功秘笈中的大乘般若掌，我虽然没有见过乔北溟的武功秘笈，但